

得克萨斯

- 英语世界最新畅销长篇小说
- 精选自一九八七年美国《读者文摘》

〔美〕詹姆斯·米切纳 著
周 宁 张 弘 译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英语世界最新畅销长篇小说译丛

简 介

本译丛首次推出美国、英国作家的四本长篇小说。前三本选自美国大型文学杂志《读者文摘》1986——1987年度出版的各辑期刊，《紫色姊妹花》是美国最新出版的轰动全美的获奖小说，它与《得克萨斯》都是公认的美国文学名著。这四本书各具特色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借鉴价值，是译本中的撷精选萃数上乘之作。

美国《读者文摘》系大型文学选萃刊物，在美国家喻户晓，是发行量最大，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期刊。每期发行量高达三百万册，创四十年来期刊发行量最高纪录，年年名列美国十大畅销书之首。

希望能带给你阅读和欣赏的乐趣。

DEI KE SA SI

· 本社首批推出 ·

得克萨斯

〔美〕詹姆斯·米切纳 著

东方与西方

〔美〕吉拉尔·格林 著

夜幕狐影

〔英〕杰克·希金斯 著

紫色姊妹花

〔美〕艾丽斯·沃克 著



得克萨斯

〔美〕詹姆斯·米切纳 著
周宁 张弘 译

青海人民出版社
1989年·西宁

得 克 萨 斯

〔美〕詹姆斯·米切纳 著

周 宁 张 弘 译

•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）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.75 插页：1 字数：285,0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5,000

ISBN 7-225-00249-X/I·27 定价：4.10元

州长的特遣分队

1983年的一天，得克萨斯州州长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。我很惊奇，州长怎么知道我在奥斯汀？我虽然到得克萨斯已好几个星期了，但一直很忙，准备为得克萨斯大学的林顿·B·约翰逊政治学院作五次讲演。讲演主题是“国际社会中的西南美”。这个论题很大，当地学者们有意借此开阔学生们的眼界。校方为我提供了一切方便。我礼节性地拜访过校长与教务长，与他们进行过两三次交谈。但我没想到要见州长。

我生在得克萨斯，是该州的法定居民。我曾就读科罗拉多学院文化研究院，在那里获得学位后，去瑞士工作。科罗拉多学院久负盛名，人称波尔多地区的思想之库。如今我又回到得克萨斯大学，旧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学生们生气勃勃，但其中佼佼者还数北方来的。校足球健将在州队上注册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。

州长见我干什么？我迷惑不解地离开自己在高楼掩映下的临时办公室，向议会街走去。过了议会街向南拐，昔日总督府的建筑映入眼帘，圆顶高矗，体现了十九世纪建筑风格的雄伟气势。走进这座建筑，会感到浑身不自在，有身陷囹圄之感。很久以前，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觉，那时我如同孩子般的站在中央大厅，参加为山姆·豪斯顿和阿拉莫尔*的英雄们命名仪

* 地名，在此曾发生过美国移民与墨西哥政府军的一场激战。

式。斗转星移，今天该又是一茬孩子，睁大眼睛在那里倾听吧！

我走进办公室，州长秘书亲切地说：“教授先生，非常高兴您来，其他人在里边等着呢。”说着，她为我在西服左翻领上别了一枚徽章，上面写着：“特拉维斯·巴罗博士，文化研究院”。

“其他人是谁？”我问。“州长会解释的。”她边说，把我领到接待室，接待室墙壁上，悬挂着一颗野牛头，地板上还有两副牛皮。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早已等在那里的四位得克萨斯公民。从他们的身上，明显可以看出得克萨斯人民的力量与非凡气度。我仔细打量着他们，想记住他们的面孔和佩戴的徽章。

第一位男子清瘦、英俊，肩微微下垂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这种仪态都是惹人注目的。他名叫兰瑟姆·拉斯克，公认的得克萨斯首富，全部家资在一千万元以上。他五十多岁的年纪，衣着豪华，但看上去不太利索。

跟他交谈的那位则是另一个类型。面色红润，身材魁伟，看上去很随和，五十来岁，身着牧场主常穿的昂贵的马裤呢，脚蹬高筒马靴，项链颇具有西部特色，坠着一块大绿松石，翻领上绣着他的名字，劳伦佐·奎莫尔。看到这里，我会心地笑了。这是位传奇式的人物，典型的野心勃勃的得克萨斯人。他富有九个大牧场，来往的都是显贵达官。他时而也染指石油或其它工业，狂热地资助大学体育运动队。看见我，他转过身伸出手来，笑着招呼：“你好，兄弟。我叫奎莫尔，来的是时候。”说罢就掉头继续和拉斯克谈话。

第三位是个女贵族，六十开外，衣着典雅，给人一种干练

麻利的感觉。她叫劳伦娜·考波，棉花种植世家的女继承人。该家族曾对得克萨斯做出卓越的贡献。我真羡慕她的风度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都显得那么麻利，那么干脆。

四人中最有意思的，要数一位小个子中年男人，橄榄色的皮肤，黑发，胡髭修剪得很整洁。他徽章上写着埃夫林·加尔查。我从姓氏上猜到，他大概是墨西哥来的访问学者。我正要开口问，里间的门开了，州长先生出来迎接我们。州长一头红发，很结实，五十岁开外，走路显得精力充沛。

“好！好！你们都见过面了吧！”但我们还互不相识，他便停下来拉着拉斯克的胳膊说：“你在报纸上一定见过他，他叫兰瑟姆·拉斯克。”这位清瘦的男子淡淡一笑，州长放下他的胳膊，走向奎莫尔。

“这家伙是本州的财神爷，劳伦佐·奎莫尔。”报纸曾戏称他劳伦佐陛下，把他比作那位辉煌的梅第奇王子*。他身上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天才的特点。他涉猎很广，身兼数任，除进行议院外的幕后活动外，还开采石油，提倡保护不动产。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，贬褒不一，但他仍不失为得克萨斯的一代豪杰，搏击长空的雄鹰。

此刻奎莫尔正跷腿而坐，长筒马靴引人注目：浅灰色的皮革，镶着银星，熠熠发光，每一颗星上都嵌着铜角，靴子外侧，各插一把小型的镀金左轮手枪。

“这位是我们特遣部队的明星，劳伦娜·考波小姐。”州长、拉斯克和奎莫尔相继吻了她。她向加尔查热情地伸出手，微笑着，然后又跟我握握手，略有些矜持，因为她还不知我是何许人。

“他是我们的智多星，加尔查教授，在得克萨斯大学任

*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君主。

教，研究社会学。”州长热情地介绍。听到这儿，我对加尔查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得克萨斯大学是美国西南最好的学府了。

最后，州长对我说：“领导这个特遣部队，我们还要选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人物。这位是特拉维斯·巴罗博士，英国剑桥博士，获过普利茨文学奖。巴罗博士，您是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好，您就任特遣队队长吧。”

“特遣工作是什么？”拉斯克问。“我们马上就要谈这个问题。”州长说罢，领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我们在一张大桌子前坐定后，州长说：“1986年是我们州独立一百五十周年大庆，届时我要你们提供给市民们一份关于下面两个问题的详细报告，我们的大、中、小学生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，应该学习什么。”

“搞研究？”拉斯克问。

“哪里！绝不是单纯的研究，庆祝州独立一百五十年之际，我们义不容辞地要设法教孩子们热爱得克萨斯，热爱它独一无二的历史与现实。”

“听起来太宏伟了，”考波小姐插言。州长接着说：“如果你来当这个伟大州的州长，你就会知道我们继承的，并有待我们发扬光大的传统，是多么珍贵。”

我耳边响起了阿拉莫尔的号角声。

“得克萨斯是举世无双的，我对牧场工人都这么说。”奎莫尔说道。

“说得对，”州长接着说，“我们在坐的都知道这一点，

只是外来的居民不知道。采取一定措施，保护我们的遗产，已势在必行，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它。”

“我们该怎么干？”考波小姐问

“首先，澄清一些历史的基本问题。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各州而卓然独步。其次，建议我们的教育领导人，如何发扬这份光荣的传统。最后，我希望你们在本州各座城市，各个地方，广泛活动，唤起人们的兴趣和积极性，让他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“可以制作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。”奎莫尔很兴奋，但没人同意他的意见。

“我已安排了三位大学生，专门负责你们工作期间的衣食住行问题。我还为你们准备了足够的奖金，以资旅行和采访。”

说到这儿，州长向后靠靠，不无羡慕地看着我们说：“我的特遣分队！多么惊险诱人的名字！我们重任在身，整装待发吧？”

“您说我们是特遣分队，我想您总不会是让我们去打仗吧！”奎莫尔说。

“我们去用午餐，边吃边谈吧。”我们坐定后，州长接着吩咐：“劳伦佐说对了，不是去打仗。你们要集中精力，调查得克萨斯州的历史。”

午餐间我注意到，兰瑟姆·拉斯克似乎只跟与他地位相当的人交谈，而奎莫尔和考波，根本瞧不起加尔查和我。大家都称考波为“考波小姐”，唯独奎莫尔尊称她“劳伦娜小姐”，她似乎也喜欢这样称呼她。

我还看出一些问题，对我本人似乎很重要。兰瑟姆·拉斯

克和劳伦佐·奎莫尔作为得克萨斯巨富，似乎权力很大，总想左右局势，俩人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州长想知道我们个人的家世，逐一询问。

“拉斯克，你们家族是1870年左右到得克萨斯来的吧？从宾夕法尼亚？考波小姐，你们从卡罗来纳来，1850年左右对吗？奎莫尔是先驱了，1823年左右，从田纳西来？听说奎莫尔家族还出了一位圣亚辛多的英雄？”劳伦佐谦逊地点点头。

轮到我了，州长显然不了解我的底细。“巴罗，你们家族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我的回答使他们大吃一惊。“莫西斯·巴罗1836年2月24日到达岗查勒斯，至于从何处来，已无从查考。到得克萨斯第二天，他就参加了阿拉莫尔战役。”

州长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，“我们为他这样的人骄傲。”

我正等待听听加尔查教授的身世，秘书走进来打断了话题：“请原谅，州长，代表团已等了二十分钟了。”

州长告别走后，我们谈论了一个小时，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磋商。我们一致同意，助手要负责为我们请到有声望的学者，告诉我们在哪一站段我们可以集中调查得克萨斯历史中的哪些问题。

我惊喜地发现，特遣队的人员都知识渊博。拉斯克语虽不多，却能言中要害。奎莫尔对得克萨斯了如指掌，民俗俚语，无所不知，诸如：“他像鸭子踩到报警器上，跳了起来”之类。他和许多自尊的得克萨斯人一样，谙熟农活和牧场工作。

考波小姐，正如我猜到的，性格开朗，修养很好，她将我们的问题有条有理地归纳为七点：“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学生和我们自己，得克萨斯的伟大，包含在它七种独特的文化遗产

中”。

“哪七种？”拉斯克问。

“第一，印第安人。早在我们到此之前，印第安人已在这儿生息、繁衍；但我们的智慧战胜了他们，所以他们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。第二，西班牙、墨西哥人，我们常轻视他们。第三，那些古板的肯塔基—田纳西移居者，来自纽约和费城，在布拉索斯河沿岸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小天地。第四，我们从旧南方的过来人。我们曾经开创了美丽的种植园生活，我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。第五，得克萨斯历史的巨大秘密，黑人。我们对他们的故事却闭口不谈，不承认他们的贡献。第六，自由拓荒，跃马横枪的牛仔。第七，上个世纪，不堪欧洲压迫，远道而来的德国人。对了，还有捷克和其他欧洲人。这些人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”

奎莫尔说：“我从不把这些德国人算在内。”劳伦娜·考波答道：“上次人口普查证明，德国人占我们移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。”

一直坐在一旁修指甲的拉斯克低沉地说：“我看西班牙人没什么贡献。”加尔查教授却尖锐地指出：“那就证明你对得克萨斯历史中的前三百年，一无所知。”

双方接火了，这引起奎莫尔的兴趣，他问：“加尔查教授，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得克萨斯的？”加尔查语调不变地回答：

“大约四百五十年前，我的一位祖先就跟随科罗拉多考察过这一地区。”

加尔查的一席话，使在坐的大吃一惊。考波小姐竟然拉起加尔查的胳膊，好象他是一个迷途知返的回头浪子。她问道：

“加尔查家族的始祖是谁？”

加尔查教授瞅瞅她伸过来的手，多少有些怨气。他自豪地说：“一个目不识丁，身无分文的赶骡人，来往于委拉克路斯港与墨西哥城之间，生于1525年。到我1945年出生，这四百年间，我们家族共有21代人。”

我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查，眼前得克萨斯的历史渐渐渐远，依稀难辨了。

传 教 区

公元1200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弗朗西斯·德·阿西斯创立方济各会。这一教派主张独身、守贫、仁爱。该教派成员行乞糊口，人称行乞修道士。他们不居道院，四方云游，布道行善。

16世纪，方济各会发现，墨西哥是他们一显身手的好地方。多少年后，印第安人终于摆脱西班牙征服者的奴役统治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方济各会修道士们的人道主义势力，他们是教师、医生、农夫的知心朋友，但主要是耶稣·基督的仆从。

1707年，墨西哥中部的银矿城传出一则消息，全城沸腾了。这则消息使这个沉闷枯燥的城市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。

“方济各会要在这儿建立一所学校！”街头巷尾，人们奔走相告，“已经开始动工了！”走出城外就可看见施工的工人，大部分是印第安人。他们破开坚硬的岩石，为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层建筑打下地基。一位负责施工的牧师证实了这则消息：“学校就设在这里，但不是像墨西哥的基亚德大学那样的大学，而是行乞修道士的教育中心，由教会管理。”

查卡提森人们理解不了。这位牧师放下铁锹，解释道：“我们在此学习，武装自己，然后去北方为上帝工作。”北方

是得亚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（友好部落）。几年以后，这块广袤的土地会得到统一，方济各会在那里有一个称为圣安东尼奥·德贝加的新居住地，已建立起两个传教区。”

1716年，学校建筑的内部装修还未完成。工地上的混血儿工匠中，有一位熟练的木工叫西蒙·加尔查。早在1540年，加尔查家族的一位祖先，名叫加西勒科的年轻赶骡人，曾跟随科罗拉多远征军横穿查卡达卡。科罗拉多的远征对象是“黄金国七城”。远征历时两年，科罗拉多的军队，到达现在的加利福尼亚、亚利桑那、新墨西哥、得克萨斯、俄克拉荷马、堪萨斯、遭遇近万个印第安居住地，与二十余个部落交火，经历了后来移居者的一切艰难困苦，但终没有找到那个传奇之地，以失败告终。

而那位赶骡人加西勒科却时来运转，买房置地，娶妻生子，在查卡达卡以东的圣·路易斯·波托西矿城安居乐业了。他雇了大量的印第安人为他赶骡子，墨西哥总督赐姓加尔查。

星移斗转，几代人倏然而过，西蒙·加尔查的父亲继承家业，为银矿运送矿石。但五个儿子只有二十匹骡子，家业太小，到小儿子西蒙头上，就分不到什么牲畜了，他只好学木匠，做了手艺人。方济各会发现他后，如获至宝。他在建校工作中干的非常出色。

26岁那年，是西蒙一生中骚动不安、但又幸福快乐的一年。以往由于职业，他四处奔波，无暇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。如今有了固定职业，每星期六个晚上，工作完成后，他就站在大教堂前的豪华的公共广场，观望名门千金七点到九点间出来散步。

散步并非漫无目的。男人们不紧不慢地按着逆时针方向，顺广场边上走，边走边向广场中央观望，在他们围成的圈子中，该城的姑娘们则按顺时针方向漫步。散步中年轻人相识相恋，永结百年。这是历史悠久的西班牙风俗。尽管称为“散步”，却有着严格的规定，纯白种姑娘都有母亲陪着，阻止门第低的男子有非分之举。这些家族是查卡达卡的显贵，他们生在西班牙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归辉煌的故乡。生在美洲的纯种西班牙人也同样显赫，他们是西班牙文明的继承者和保护者，他们决不许人们忘记这个文明。

散步的姑娘中，也有些西班牙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，她们只是女仆，跟在女主人后面。而混血男人则绝对不许出现，即便是举止高雅的青年，如西蒙·加尔查，也只能站在广场外观看。

然而，一星期总有一次。星期天晚上，太阳落山了，查卡达卡的混血儿在附近一个广场散步，春心飞动的西蒙·加尔查本该勇敢地加入这个恋爱仪式，但他没有，他太腼腆，只好心往神驰了。

1719年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，加尔查干完活儿，走向工棚，孤独之情难以排遣。我一定要行动起来！他想，自己年龄越来越大，总不能一事无成。他洗去脸上的锯末，草草吃了一片抹黄油的面包，一路小跑，来到广场。年轻的出身高贵的西班牙人已围成了圈子，他颤抖着慢慢靠近，以便能够直接看到走上来的姑娘。

开始走过来的三个几乎没有给西蒙留下什么印象，但轮到第四个，他一眼看到走在女主人身后的那位混血姑娘，但看上去年龄稍大，22岁左右，个头偏高，举止落落大方，时而流露

出的微笑，令人神往。

她名叫米安娜·莫诺丝，当地农夫的女儿。几年前一位士兵曾追求过她，但军队换防，一别音讯全无。如今二十二岁了，眼看婚嫁的年龄就要过了。当她知道方济各会学校工地的工匠看上她时，便暗暗以心相许了，每次散步走过西蒙身边，她都做些暗示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勇敢，直到他完全相信她领会了他的意思。两颗年轻的心融合相通了。

星期五晚上，他们继续暗送秋波，西蒙感到时机已到，但又鼓不起勇气，甚至一想到此事，便会面颊羞红。又到了星期天，他照例去了混血儿们的散步广场，悄悄地站在一边，呆呆地望着那位将要成为伴侣的姑娘。

星期一，西蒙心乱如麻，坐立不安，开始考虑请工地上的哪一位修道士为他说媒，最后他终于选中弗雷·达米安。他乐于为他人排忧解难，善解人意，跟他讲讲，或许能行。当天下午，他拉拉这位修道士的袖子，低语道：“我能跟您谈谈吗？”这位只比他年长四岁的牧师宽厚地一笑，他这才松了口气。

他们俩的谈话进行的很困难，西蒙选中这位牧师实在不算慧眼，达米安可以说是此时此地最不合格的人选。弗雷·达米安从小立志献身上帝，不染凡尘，至于恋爱、结婚、生儿育女之类的事，本不该找他，况且他从未见过广场的散步。因此，当西蒙吱吱唔唔地向他解释时，他真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只听西蒙说：“散步时，……有一位女子……我想请你告诉她，我需要一个妻子，她似乎很合适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请你一定替我找到她。”说到这儿，西蒙稳定了一下情

绪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低语道：“我想……”

“我当然会帮你。”

就这样，在一个六月的晚上，33岁、生在西班牙的弗雷·达米安，第一次光临大教堂前人们散步的广场。当他和这位木匠走进教堂，突然觉得傍晚的天空是那么美丽。鲜花、绿树，刹那间在这初夏六月里绽放，而其中最美丽的，还是正走进广场的那位少女。

“哪一位？”达米安问。几分钟后，西蒙扯扯达米安的袖口，孩子般惊喜地喊出：“在那儿！”可达米安没听见。

走在加尔查的混血女郎前面的是三位西班牙姑娘，中间是女主人，她长着一张天真、顽皮的小脸，修长的辫子，合体的衣裙映衬出豆蔻身姿，楚楚动人。她坦诚地招呼走过的每一位男青年，伙伴们常嫌她走得慢，硬拉着她快走，她只好轻快地笑笑，临别秋波一转，摄人魂魄。

她名叫贝尼塔·黎楠，父亲安瑟莫尔·黎楠，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官员，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农业。她生在埃维拉，卡斯蒂尔的一座古城，故乡之情，她也想在西班牙出嫁，只是千山万水之遥，归程难计呵。

弗雷·达米安感到有人拉他的袖子并说：“就是那个，独自走在后面的，应该告诉她我在这儿。”

“什么？”达米安早把木匠的嘱托忘得一干二净，一味痴望着另一位姑娘。

西蒙把他的计划又讲了一遍，结束铃响的时候，他必须安排他和那位姑娘见上面。弗雷·达米安说：“很有道理，我给你们做个介绍。”

达米安为了仔细端详那位可爱的小姑娘，提前走上去。姑